

## 43

“你不过是用我，这不是有爱。”倩躺在床上，毫无表情，说得很清楚。

他临窗坐在桌前，放下手中的笔，回过头来。他好几年没写过什么了，除了应付审查，抄过几天语录，那还是逃出农场之前。

他们去山里转了大半天，回来的路上下起雨来混身淋湿了。房里生了炭火，竹笼罩上烘的湿衣服热气蒸蒸。

他起身坐到床沿，倩仰面在被子里，眼睁睁的。

“说什么呢？”他没有触动她。

“你葬送了我这一生，”倩说，依然仰面不看他。

这话刺痛了他，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，呆坐着。

在山边那山洼里倩当时还好好的，满有兴致大声唱歌来着。他跑到很远的坡地上，枯黄的草丛远近都不见人，叫倩放声高唱，明亮的嗓音掠过山洼，风送来隐约的回响。长满荒草和灌丛的山坡下，收割了的梯田里一簇簇的稻草根还没犁过，显得更为凄凉。要是春天，这山坡上开满嫣红的杜鹃花，田里的油菜花则黄澄澄一片，可他更喜欢初冬这颓败和荒凉的景象。

回来的路上，雨中，水沟边，他采了一些还没凋谢的暗红的黄杨枝叶，此刻已插在桌上的竹笔筒里。

倩哭了，哭得他无法明白，他伸手想抚慰她，被她毅然推开了。

雨中，倩头发全湿了，雨水流得满面，只低头赶路。他当时不知道是不是那时她就哭过，只是说不要紧的，回到家生上炭火房里就暖和了。他没同女人一起生活过，不明白淋了这么点雨何至于这样发作。他一筹莫展，以为他爱她，为她做一切能做的事，这世间可能的幸福也只能如此。

他出门去了毛妹的家，为什么去这小女子家而不是别人？因为进村的第二家就是，又还下雨，也因为毛妹他妈说过，要吃鸡就来捉只去。毛妹她妈在堂屋里摘菜，就立马抓只老母鸡，杀好就送过去，他说不急，明早也行。

回屋推开房门，他傻了，笼罩上的衣服扔到了地上，竹篾编的笼罩歪在一边，也踩扁了。倩依然躺在床上，脸面朝里。他努力抑住怒火，勉强在桌前坐下，窗外的雨连绵不断。

郁闷而无处发泄，他沉浸在书写中，写到天暗下来近乎看不清落笔，毛妹在门外叫。他起身开门，这女子提了只拔光毛开了膛洗好了的母鸡，手里端着碗，盛的是内藏。他不想让她看见这一地零乱的衣服，接过鸡，连忙关房门。但毛妹还是看见了，愣住了，眼光转向他。他避开毛妹惊讶的大眼，把门合上，插上门栓，默默坐在打翻了的炉边，望着地上还一红一暗的炭火。

“你不信上帝，不信菩萨，不信所罗门，不人阿拉，从野蛮人的图腾到文明人的宗教，你同时代人更有许多创造，诸如遍地立的偶像，天上也莫须有的乌托邦，都令人发疯得莫名其妙……” 满满几页，写在这小镇上买来的薄薄的信纸上。倩是同他发作后看到的，再烧也晚了。

“你就是敌人！”

他现今的妻子说他是敌人的时候，他不容置疑看到了恐惧，那眼神错乱，瞳孔放大。他以为倩疯了，全然失常，或许真的疯了。

“你就是敌人！”

和他同床就寝的女人忿恨吐出这句话，令他也同样恐惧。从倩放光的眼中也反射出他的恐惧。彼此互为敌人，他也就肯定是敌人。他对面的这女人头发散乱，只穿个裤叉，赤脚在地上，惊恐万状。

“你叫喊什么？人会听见，发什么疯？”他逼近她。

女人一步步后退，紧紧依住墙，蹭得土墙上的沙石直掉，叫道：“你是一个造反派，臭造反派！”

他听出这后一句带有的感情，有些缓解，于是说：“我就是个造反派，一个道道地地的造反派！又怎么着？”

他必须以进为退保持锋亡，才能抑制住这女人的疯狂。

“你骗了我，利用我一时软弱，我上了你的当！”

“什么当？说清楚，是那一夜在江边？还是这婚姻？”

他得把事情转移到他们的性关系上，得掩盖内心的惊恐，语调努力压得和平，但还得说：“倩，你胡思乱想！”

“我很清醒，再清醒不过了，你骗不了我！”

倩一手便把搁在书箱子上连盘子带鸡拂弄到地上，冷冷一笑。

“究竟要闹什么？”他霎时愤怒了，逼近她。

“你要杀死我？”倩问得古怪，可能看见了他眼冒凶光。

“杀你做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你自己最清楚，”女人低声说，屏住气息，胆怯了。

如果这女人再叫喊他是敌人，他当时很可能真杀了她。他不能再让她再迸出这个字眼，得把这女人稳住，把她骗到床上，装出个丈夫体贴关怀的样子，上前缓缓说：“倩，看你想到那里去了？”

“不！你不许过来！”

倩端起墙角盖上的尿罐子，便朝他头上砸来。他举手挡住了，但头上身上湿淋淋，这臊臭味胜过侮辱，他咬住牙摸去脸上直流的尿，一嘴的咸涩，吐了一口，也毫不掩盖他刻骨的轻蔑，说：“你疯啦！”

“你要把我打成神经病，没这么容易！”女人狞笑道，“我也便宜不了你！”

他明白这话中的威胁，他要在这一切爆发之前先把桌上的那几张信纸烧掉。他得赢得时

间，抑止住没扑过去。这时头发上的尿又流到了嘴边，他吐了口唾沫，感到恶心，依然没动。

女人就地蹲下，嚎啕大哭起来。他不能让村里人听见，不能让人看到这场面，硬把她拖起来，拧住她胳膊，压住她直蹬的腿，按到床上，不顾她挣扎哭喊，抓起枕头压住她嘴脸。

他想到地狱了，这就是他的生活，他还要在这地狱中求生。

“再胡闹就杀了你！”

他威胁道，从女人身上起来，脱下衣服，擦着头脸上的尿。这女人毕竟怕死，抽抽噎噎，屏声啜泣。地上那只拔光毛肥大的母鸡掏空了内脏，撑开剁了脚的两腿，活像一具女人的尸体，令他由衷厌恶。

他日后许久厌恶女人，要用厌恶来掩埋对这女人怜悯，才能拯救他自己。倩或许是对的，他并不爱她，只是享用了她，一时对女人的需要，需要她的肉体。倩说的也对，他对她并没有柔情，那温柔也是制造的，企图制造一个虚假的幸福，他同她性交射精后的眼神，没准就泄漏出他并不爱她。可在那种场合，在恐惧中唤起双方的性欲，之后并没有变成爱情，只留下肉欲发泄之后生出的厌恶。

倩哭哭啼啼，一再重复“你葬送了我，都被你葬送了……”喃喃呐呐的啼哭中，他听出了倩的父亲在国民党时代的兵工厂当过总工程师，清理阶级队伍时已被军管会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。倩不敢咒骂对他老子的专政，不敢咒骂这革命，只能咒骂造反派，只能咒骂他，但对他也心怀恐惧。

“葬送你的是这个时代，”他回击道，倩的信中也说过类似的话，“现实是谁都无法逃脱，注定要相互厮守，先别讲什么爱情！”

“那你为什么还找我？找那小骚婊子去好了，为什么还要同我结婚？”

“谁？你说谁呢？”他问。

“你那毛妹！”

“我同这村姑没有任何关系！”

“你看上的就是那小骚货，为什么拿我作替身？”倩哭兮兮的。

“真是莫名其妙！也可以马上离婚，明天再去公社，声明签的字作废，就说是一场玩笑，大不了一场讨厌的闹剧，让这里的乡干部和村里人笑话一场就是了！”

倩却抽抽噎噎又说：“我不再闹了……”

“那就睡觉吧！”

他叫她起来，把尿溅湿了的新床单和垫的褥子都扯了，倩可怜巴巴站在一边，等他铺整好床，把提包里的干净衣服扔到床上，让她换上躺下。他从水缸里打水，把头脸和身上洗了一遍，在灰炉边的小凳上坐了一夜。

他就永远同她这样厮守下去？他不过是她的一根救命稻草？他得等她睡著了，再把桌上的那几张字迹烧掉。她要再发作只能说是神经错乱。他再也不留文字，就在这臊臭味中腐烂。

倩说他希望她早死，再也不会同他出去，到无人之处，山崖或是河边，他会把她推下去的，他休想再骗她出门，她就待在这房里，哪也不去！

而他，希望她无疾而终，永远消失掉，只不过这话没说出来。他后悔没找个乡里的姑娘，

身心健康而别有什么文化，只同他交配，做饭，生育，不侵入到他内心里来，不，他厌恶女人。

倩走的时候，他送她到镇子边上的汽车站。倩说：“不用等车开了，回去吧。”

他没说话，却巴望那车赶快起动。